

田亭草卷十一

尚書贈太子少保昔恭肅公行狀

南京刑部尚書王恭質公行狀

勅封太安人先母王氏行狀

少司寇咫亭詹公行狀

封承德郎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楊吾許先生

誌銘

周宜人墓誌銘

處士先兄岐山公墓誌銘

勅封安人薛氏墓誌銘



南京刑部尚書我渡陳公墓誌銘

貴州布政使司左叅政仰恂楊公暨配贈恭人

氏墓誌銘

興化府學教授錦山林先生暨配何氏墓誌銘

尚書贈太子少保黃恭肅公行狀

曆丙戌九月初七日南京刑部尚書晉江蔡峯黃

公於臨漳里第闕撫按官為請卹典于朝公季子

崇方仕為光祿署正亦陳情以請 上下其䟽禮

郊禮官言公勲德純懿為國名臣於令甲宜從優卹

一俞之於是錫公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恭肅蓋卹典

卅隆備焉先是公治壙于邑鐵竈山之原倣劉忠宣

故事自為壙誌遺其子公子喬棟等業已遵治命

公所為誌藏諸幽矣頃復貽黃生書曰先恭肅公

也自挹損不欲徼身後榮名此生平夙志也顧不肖

蘇軾過伏前人之光弗一表著不孝之罪其奚所逃
茲將丐名世大筆勒銘于神道之碑以詔來許願足
一狀之黃生不敢辭狀曰公諱光昇字明舉嘉靖戊
子鴈于鄉越明年己丑成進士令浙江長興長興故
劇邑也賦役浩穰吏緣為奸又多傳圖虛糧賂輸者
苦之公躬自綜覈定輸收彙券仍下首正之令俾各
以頃畝自實吏民憚公嚴明莫敢隱蔽繇賦為之一
清邑名蒙貴人善請寄其百姓故善訟公屏謝餽遺
以古懸魚自礪人亦不敢以私謁兩造至前既得情
之遣之有訟庭如水之謠焉簿書餘暇則延諸儒士
為校藝講業士斌斌多興起者居五年以治行冠兩
浙乙未秋奉璽書徵是冬拜刑科給事中丙申遭母
喪歸庚子免喪還朝復補兵科時信州柄國方與霍
尚書鞠郭通侯勳互相詆訐公昌言大臣宜和衷共
濟而各分町畦日尋戈戟非所以尊朝廷定國是信
州銜之辛丑出為浙江按察司僉事然未幾而信州
歸矣甲辰晉浙江布政司參議信州起家還政府道
浙東諸藩臬多逆諸境上公第遣刺候導而已信州
念前卻恚甚然亦不能中也丁未晉廣東按察司副
使庚戌晉四川布政司左叅政癸丑晉廣東按察使

六公居官皆累閥積資若循階而登無少踰躐迺所至
率懋聲蹟在浙江職董水利力排衆議修築捍海塘
災浚諸暨泌湖葑淺山會蕭諸之水四邑藉不苦旱
澇民迄于今德之在廣東職巡視海道兼管市舶公
檄下濱海郡邑嚴干掇之令諸小民修牢盆業及諸
夷持貨貿易者爲詳譏察程緝筭諸奸猾無得漁獵
其間夷民均利軍興賴以饒給交南莫正中與土舍
莫泐翼爭立敗而來歸逆酋圍欽州索正中甚亟公
密授俞都閩方畧伏兵海島連戰大挫之莫泐翼歎
關聽命卒定其承襲交南以安它如連山崖州之役

部勒諸將士討定徃黎殲厥渠魁而止事寧督府奏
捷皆首最公功顧卒無異擢也公居恒語人曰人臣
第以不欺事君以仁恕馭民天下奚憂弗治矣總粵
憲尤留意爰書所平反冤獄甚衆新會盜陳文伯剽
掠四出督府檄公及兩兵憲討平之諸將領獲一賊
屍而緋袍目爲陳文伯也同事者心動將上功于督
府公引狄武襄事折之竟中輟其不欺類如此甲寅
晉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乙卯晉左使丁巳晉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公宦蜀中久洞晰其民情
利病嘗重編全省繇籍調適劑量吏無得以意高下

核秋糧剩餘米為勢豪詭匿者抵免丁糧物料之派
遂永著為挈令比開府會三殿營建需鉅材蜀中公
酌定郡邑大小道里遠近給其直輸運諸司期會文
移旁午蓋揮畫瞬發以為常且與諸長吏約曰緩課
督杜侵冒玩視茲禁為百姓豺狼者有朝廷三尺法
在以故輦輸不絕而黔蒸忘勞公猶閔然嘆曰蜀民
力憊矣胡可竭澤而漁矣於是題蠲鹺司閏課甦商
民困苦又奏乞停取丹砂免採楚金均蒙停罷焉庚
申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
川貴軍務屬苗夷煽叛疆吏弗能制公激厲士伍選
將俞大猷石邦憲安大朝等屬以兵事戒偵候密按
伏諸苗聞風瓦解矣遂乃宣布恩信俾携鉏飯犢者
為齊民而誅勦其負險怙亂者復下令毋燔聚落毋
逆壺漿計前後所降二十八寨所召回流移軍民六
百戶事聞 肅皇帝嘉公功賜寶鏹文綺辛酉改工
部右侍郎尋晉南京戶部尚書先是振武營兵變成
主計大臣公至則與大司馬豐城李公協謀底定仍
疏請于朝曰按令甲江西湖廣轉饟留都歲漕百二
十八萬厥後歲輸遞減加以逋負漂失戍卒整警待
哺遂至脫巾乞念根本重地復會計原額部覆報可

自是歲漕百萬石軍儲不乏卒伍無譁矣是時分宜
棟政公自疏議外絕不為私交分宜亦采輿論用公
故楚蜀急則之楚蜀留都急則之留都公所戡定經
畧咸倬著績効而華亭徐文貞公雅稱重亦頗從旁
推轂乃改公刑部尚書公慨念郡國刑獄率多冤濫
由長吏不奉宣德意乃疏陳六事曰重檢覆之官嚴
誣告之罪權輕重之情詳有詞之審懲奸慝之端省
干證之累疏入 上嘉納下所司行馬給事中沈公
東以建言繫詔獄公疏請蠲宥 上初弗許一夕思
公言遂特命釋歸中外快之通政司叅議胡朝臣坐
為繕司時事論永成非其罪也公力為昭雪竟得解
肅皇帝英毅獨斷法官讞上獄詞多手自裁決或特
旨詰責廷臣凜凜公据經執法引律原情所委曲平
亭皆此類居而會隆慶改元新鄭相以藩邸舊臣見
柄用方與徐文貞公修宿學志者因並側目公公曰
吾可以懸車矣連疏乞骸骨得旨賜馳傳歸歸而捷
戶却掃寂如也庚午春蒲坂楊義毅公秉銓公用薦
者言起家拜南京刑部尚書再疏辭弗允迺東裝行
抵留都而襄毅公去位新鄭方以編修典銓部給事
中韓某阿新鄭意劾公遲慢不恪勒致仕公賦性剛

教生平論學一以考亭為主重實踐而擯玄虛故其
退身居官咸確有矩矱筮仕四十餘載未嘗以寸楮
尺帛濡跡權門奉賜外家無它贏食不重味衣不襲
帛伯子喬棟自臨安守棄官歸侍貧弗克自給公怡
然笑曰真吾子矣里居約飭宗族屏絕紛囂日惟焚
香著書矻矻終其身弗懈云所著有四書紀聞讀易
私記讀書愚管讀詩蠡測春秋米義歷代紀要陶集
註解杜律註解數百卷歲于家黃生自游庠校時輒
已知景嚮公既從宦彊半家居得陪公杖屨之末奉
以知公為詳謹次公生平而狀之俟大筆採擇焉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恭質王公行狀

黃生曰不佞狀司寇王公則祇頌今 天子明聖云

上冲齡嗣服而江陵相君秉政江陵者才相也剽管
商申韓術頗有效然遂席寵靈顛簸弄威福遭喪奪
情後燄益熾假歸襄事所至撫巡藩臬大吏奉趨走
唯諾惟謹無論楚中矣是時按楚者御史趙應元獨
稱疾不會葬而馳疏丐休闕下御史大夫某疏言御
史持斧一方當竣事歸受察著為令日久今飾疾
規避法弗宜姑息於是御史迺奉譴罷歸公時官戶
部員外郎則為御史發憤疏抨御史大夫其疏畧曰

頃御史趙應元用違例乞休斥似爲法蒙譴者第相
臣某襄事畢陳謝具列會葬諸臣名氏獨御史不與
焉其紀綱大僚而承迎柄臣風指竊恐憑社煬竈之
奸復見今日謂宜別白忠邪永爲朋比戒疏入忤旨
黜爲民御史大夫某者夙稱清慤竟用是敗名公雖
廢聲名迺日起矣公歸食貧家徒四壁立就郡城講
授稍資脩脯自給所居距郡四十餘里率徒步往返
以爲常鶉衣藜食澹如也江陵歿 上徐灼其專恣
狀遂極譴之地下諸爲所排擯淪落者立賜擢用公
起編氓爲刑部員外郎時萬曆癸未也歲中連遷屬
東按察司僉事尚寶司卿申遷右少卿大理明年
轉左公起家不二載而衣緋橫金躋在九列則旦暮
手額嘆曰不肖沐主恩至渥矣何能圖織埃報其惟
寸丹靡改此舌尚存乎每朝廷有大議公常引誼力
爭不爲撓餘姚王文成公從祀孔廡廟議業已定矣
公疏言其學術頗詖於祀典未稱寧國儒生吳仕期
書詆江陵奪情頗傳播操江都御史胡某嗾屬吏龍
某尋端逮斃之事覺法官當之謫戍公謂官吏聽主
使入人罪者罪之如奸黨律法比明甚請擬大辟以
竢乾斷此二疏皆孤立行一意不與時上下語不必

售識者謂晏子和同之辨宋人上殿相爭之風猶庶
幾觀之時追論江陵者日紛拏未已公徐譬解曰謹
如是足矣已甚之恐傷國體蓋公之正直忠厚多此
類丙戌晉順天府尹丁亥晉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提督操江輦轂下多中貴人請寄顧獨憚公迥相
戒曰是不畏權相者柰何其以私請耶干謁之風頓
爲衰止南中歲比苦侵公請發倉廩平糶汰冗兵節
饑額民困藉少甦醒尋會勅太湖劇盜殲其魁

上嘉公功賜寶鏹文幣己丑晉南京兵部侍郎庚寅
改吏部銓省即稱華要廼佐銓者主坐嚙畫諾耳商

丘太宰雅重公時時就公詢訪公亦時舉所知備登
籲靡以一私溷也商丘公自謂得所輔焉辛卯晉尚
書南刑部抵留都數月輒苦脾病公怡然喜曰造物
逸我以老知止不殆此其時矣遂疏乞骸骨凡三上
乃報可公里居清約如寒畯而時割其餘貲急人困
阨一日謂所親曰人生幾何青山白雲之誌即不能
自題南陽新阡詎庸令兒輩侈之耶乃自營壽藏爲
終老計甫竣役而公卒萬曆癸巳十一月初九日也
卒之日約友人遊紫帽山中戴星往返燈下健飯引
酌忽就枕而逝若虹化然距其生嘉靖戊子十月十

日享壽六十有六公諱用汲字明受嘉靖戊午以詩
經領鄉薦三上春官不第廼改習戴禮舉隆慶戊辰
進士魁其經釋褐授淮安府推官淮南北走集地也
獄訟繁夥公一訊輒得情弗設鈎距弗事驚擊民罹
于罪者咸自謂不寃矣署邳州篆屬河工方劇行河
使者一切倚辦公公念民苦胼胝室鮮蓋藏則旦夕
拊循勞來之程工酬直猶胥無得漁獵其間且躬廉
約省厨傳民迄今頌德焉然竟以失過客懼遷貳常
德公攝守幾二載其廉平節愛一如署邳時暇時輒
正師席課諸士藝士靡弗自濯磨者時江陵勢薰灼
宦楚者率蔓附蠅趨公屹然不通一刺也丁丑擢
部員外郎蓋淹頓外服積十年所矣初公爲諸生時
島夷犯泉猖獗甚廬落爲墟客兵飽廩橫行市中
弗克以一矢加遺直指使行部抵郡公上書極陳其
害郡守庭詰公曰此有司事何與爾諸生公徐應曰
范希文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矧鄉井事耶色
不爲動諸生人人竦服公公亦以是歲領鄉薦公鯁
直尚氣節性本天植即偃蹇宦途靡悔既登郎署矣
廼復用迂時譴斥賴 天子明聖即其家用之閱十
載而陟崇廡遂令公信眉印予皦然以功名終則豈

非惇史美譚哉公世居晉江龜山祖諱端容祖妣鄧氏父諱孫妣施氏公以三載考績贈祖及父皆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及妣皆淑人公配許氏封淑人無出公以弟之子肇績嗣已乃舉男肇京肇績蔭爲官生肇績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葬于邑三十六都海印山之原壙負土捐丙即公所自營也先期請黃生爲狀將丐銘於鉅筆惟公大節炳煥 聖天子知之俞禮臣請予祭葬仍予謚曰恭質按謚法執事堅固曰恭名實不爽曰質彰德懿也黃生謹勒狀如右

勅封太安人先母王氏行狀

嗚呼痛哉不孝鳳翔今何恃矣母夙康彊寡疾將卒之前五日食飲稀御而寢興如故不孝延醫奉藥輒揮焉然時時進粥飲精神殊王卒之日以是午語不孝曰夜二鼓吾將去矣吾所預治周身之具藏其篋中可啓鑰視也日昨某子甲有所請貸吾未遑應兒其以吾意餽之不孝暨家仲兄向帷側吞聲忍泣母呼不孝語曰兒髮種種矣宜強自愛母過戚又語家仲兄曰兒老且羸百日拜跽之勞深慰爾弗任慎之慎之已復拉不孝臂而撫之曰吾乃真有子矣呼諸

孫暨諸孫婦更迭入侍。疊疊問答如平時。燈時進粥。母曰：而輩猶未信吾言耶？若之何其以填吾腹也？二鼓闌，母崛起坐曰：吾去矣。不孝泣挽而問曰：母得無所憶耶？母曰：憶而妹耳。請問其次曰：邦復言訖就枕而瞑。蓋吾妹嫁而早寡，又苦迷罔疾。此吾母生平痛心事。邦復者吾母舅諸孫庠生士統也。不孝業胡氏春秋，舅文學公獻夙，以是經著于庠，則揭滕囊授焉。母素德舅氏，謂士統克世詩書業，故睠念尤篤。云母卒之五十日而仲兄卒，又十日而妹氏卒。母若預知未來事者，不孝旣失怙恃，終鮮兄弟，嗚呼痛哉。母生

正德己巳十月初九日卒。萬曆丙申四月廿三日享壽八十有八。茲卜以是年十一月廿八日祔葬於先中允府君鐵竈山之阡墓中，片石願藉名世。雄文以垂不朽，爰捫淚搦管，粗述一二，備採擇焉。母為郡南郭外之車橋里人，父處士翁諱鐘，有隱德。媪黃任身七閱月而誕，母初誕時，膚肉重綴，頭顱表裏瑩照，觀者駭之。然自襁緥中，輒已寡疾，病不妄啼，咲處士翁恒自詫曰：此非凡女也。先府君初娶于丘，繼娶于世處士翁於丘為同里，以故耳目府君而心物色之比。世母歿，遂以吾母歸焉。時大母林在養，然故食貧也。

先是曾大父太學公應貢春官再試長安弗售悉耗其貲產以歿大父守軒公零丁孤苦日營裘葛糲殮而已先府君既任家督服勤嗇佐之寔用饒給不遭多難竟弗振母至則操作力勩緝緝夙宵而暇自饜蔬糲而奉大母旨其手口拮据備殫勞瘁八復故廬斥旁產為居食大母終殯殮諸費皆輸自母手先府君竊計財力匱矣顧猶嘗試卜壤一日以獲吉告母即携一橐置之府君前曰畚鍤傭募之直業豫具已先府君大喜過望謂從蕉下得鹿也母心畫周詳類如是母生未嘗讀書而性彊記自米鹽蠶織以逮門戶繇役若簿籍筭其腹中者儲蓄支撐纖秒靡漏先府君晚而暇豫受成烏不孝二昆皆世安人出先府君造就外傳母度其根器鈍常煦煦柔之間語隣嫗曰吾非忍以小慈妨大義顧棖桷難為棟徒費督過傷母子恩無益獨其課不孝學嚴甚晨趨詣塾夕眎篝燈即歲時休沐必呼置几前督之諷頌每賽神採蓮之戲喧闐外不許一移寸趾間逐隊為母所伺輒恐而譙扑之非丐靈大母不得解母所督誨不孝即與二昆異乃至食一榻衣一色穀字卯翼一心見者不知為異母出也憶大母嘗持不孝摩其

頂曰而母賢孝其報在子不孝童州入邑庠繫籍之
日母泣然淚下曰恨遲之二載不令而大母見耳然
課不孝學乃益厲性澹泊食不重肉絕葷酒念先大
母朔望必齋則持齋一如先大母旦起櫛沐罷輒擁
篲自掃除一室終其身以為常不孝曾趨而請代母
笑曰人體太逸則不運耳豈乏使令而乃煩兒代為
因又語不孝曰吾居母腹重七月徒以節食飲調居
起壽迄于今藉令兒輩循而行之何憂不百歲哉其
以身教如此不孝竊祿先府君曾一至宦邸歸而母
問京邸風景何如府君曰雨雪凝冰肌膚欲裂扃戶
戶守寂挂玉重共風景具是矣自是每祈母就養輒
固拒不肯往不孝從南雍解鞍歸居二載而召命至
不孝方躡蹻却步母曰烏有為人臣而偃蹇

上命者乎夫兒直為母老耳吾尚健飯當趨裝與偕
行不孝奉母就道由武林泛舟北嚮屬歲苦饑疫浮
骸觸舟恒維纜登岸汲而上食母愀然嘆曰蒼生乃
至此耶每飯多為之輟筯抵潤州戒途往而又屬歲
旱郡邑吏方齋戒泛蜥蜴所至有餽餉者母預戒無
殺生弟以脯脯給諸孫食而躬啖蔬素閱數日不稍
改行次永城永城令以蔬果餽庖人進饌則又純蔬

具也母喜曰賢哉令矣宜約飭廬兒勿有所傳索不孝唯唯越一程霖雨大霈母大喜曰此非永城令雨乎不孝咲答曰安知非太安人雨乎母亦為莞爾一咲是時江以北道殍相望與人應募者胥襁縷柴瘠不堪役母心憐之每抵郵舍即犒予酒食皆午憩暮宿恒節其勞逸勅諸從行者毋或督促諸與人遞請於郵吏願得御太夫人之京邸至良鄉環拜而列曰吾儕奉摩耶夫人登維羅衛國矣居京邸幾二載而不孝以病謁告奉母南母語之曰而家箕裘中替至於兒之身而振之豈伊咕罪之效實惟祖宗厚積以

有今日今弟宜勉修陰德圖報稱耳母性好施予自就養歸則益捐茵篋振戚屬不孝所進俸餼索無留焉即隣媪里婦獲一奉盼睐者咸饜所欲以去居常奉西方大士每焚香祝曰願兒善飯願諸孫守家法願老身不疾而化餘無敢覬云馭家素儼厲晚乃更為和煦諸孫有過第敦諭令自洒改即不孝有所訶譴常用好語譬解不令一加笞楚也不孝曩喪薛氏婦頃歲嫂楊卒母皆哀悼甚竟暮歲不張燕樂不赴姻黨招邀不以壽日冠帔受賀獨立時嘗語不孝曰吾百歲後乃無一持喪之婦耶言已墮淚以故不孝

命兒姪輩皆為母杖以志感焉不孝官編修值
上登極恩母從先府君封孺人逮為修撰中允值
兩宮徽號 皇嗣誕祥恩兩封母為太安人竊惟不
孝翔謗劣自策名通籍垂三十載于茲間奉母祿養
者二年前後周旋子舍者十有六年進不能宣猷報
國揚母令名退不能治家園娛板輿擬古閒居之賦
欲報之德抱恨終天顧惟母閨闈懿範足輝彤管不
肖子如翔當如庭筍之景讓碎魚之堯咨附賢母冊
為世嗤笑所不敢辭焉伏惟仁賢大君子采錄而表
章之異日不孝從母地下庶有所藉手

少司寇咫尺亭詹公行狀

少司寇咫尺亭詹公自請告歸則已遺情世外營塚于
南安觀音山之麓時集親朋宴眺焉今公仙逝矣大
夫三月而葬禮也顧禮當俟卹典墓當有銘不佞為
公石交以諸大夫國人僉言當具狀乃按儀部何君
所紀公行畧及不佞所睹記而叙之曰公諱仰庇字
汝欽咫尺亭其別號也初祖敦仁公五代時為安溪邑
令因家焉既歿而邑人為創清隱祠至今俎豆不替
公父諱源登弘治乙丑進士以戶曹郎選雲南道監
察御史官至憲副公之登進士也以嘉靖乙丑其為

御史也亦隸雲南道人稱作述奇觀云公自幼有識
量膽力憲副公心竒之年十二而憲副公捐館未幾
伯兄繼之家釁外侮荐臻時公已遊邑庠矣御史大
夫南昌熊公方守郡器重公力爲之擁護事得直尋
遊南辟雍從學邑先輩鴻臚卿史公學日益進甲子
領薦南畿連登第授令南海公才具敏贍而性侃諤
主以廉潔於上官無所阿承小民以事詣前者卑辭
寸懷咸得自盡也有窮里巨猾掠人於廣野巧爲藏
匿索其家金錢若交易市中莫可踪跡至是有陳牒
邑庭者番禹人也公屏左右問狀具得其根株數穴
請捕卒於備兵使者密授方畧捕獲一二巨猾窮竟
其所匿者即遣歸而并按諸盜致之辟游徼卒獵賄
其土之盜而誣指泉漳行貨者捕諸官沒其貲將以
爲戮公覈白其寃先後所全活百數蓋終公之任盜
賊屏息商旅獲安嘖嘖頌公德矣鄉縉紳龐公極稱
公令政所擊節嘆賞則曰吾邑令最便民者在一條
鞭法蓋其法總括畝數定額徵輸龐公撫兩浙上其
議通行寓內則自公初始云居三載以卓異稱徵入
爲御史會 上命戶部購寶石珍珠諸物責三日取
辦大司農吾閩馬公都諫南昌魏公諍之不能得公

疏言珍珠寶石多藏中貴家上供日亟則索價逾倍
今南北多事軍興之餉而徒貴異物坐費萬金仲虺
不殖之誠召公寶賢之訓惟 聖明留念焉明年春
內官監辦製烟火進奉元夕火藥突發所延燒內房
十餘間公復疏言逸欲害德近習僨事宜嚴懲其不
恪者凜宴逸之戒杜諛奉之階其民間上元燈市爭
鬻奇麗男女溷殺淫侈之俗并宜勅廠衛禁革疏入
俱寢不報而是時 陳皇后遷居別宮寢疾危困公
以巡視皇城遇醫官出自禁中具言其狀則拊心嘆
曰事關 聖德孰有重於此者乎知而不言死有餘
罪即其夜然燈具草明日遂以疏上曰臣聞帝之有
后如天有地故名其宮曰乾清坤寧夫惟乾坤忻洽
泰運乃昌今 皇后殿下乃 先帝所擇以配 皇
上為宗廟神人之主者也竊聞道路流言坤寧宮曠
而弗居積有歲月又云 睿體抑鬱成疾 皇上畧
不省問有如萬一不可諱其為 聖德累不小臣願
皇上一聽臣言還 皇后于坤寧宮時賜問慰即臣
蒙譴死猶賢於生 上覽疏為心動手批其疏曰
皇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移居別宮冀安適却疾
耳爾不曉宮中事妄言姑不究初公疏上聞者謂禍

且不測及得 旨中外懽傳謂 主聖臣直迺今睹
之然爲公慮者謂公今且休矣批逆鱗而嬰峒虎不
可爲常公奮然不顧也會奉 命巡視監局庫藏勾
稽簿籍莫從究詰公疏言內官監錢糧如各庫廠及
房租地稅糜費不貲動以供御爲名肆行侵冒利入
私橐過歸 朝廷乞命戶工二部及巡視科道等官
備覈應留應革及出入多寡之數以杜奸欺又惟人
主之嗜好左右視爲趨向四方繫以安危今該監所
開工作諸費如鰲山花欄龍鳳船鞦韆架金櫃玉盆
之類皆作無益以害有益滄海之漏卮易涸狐鼠之
窟穴難問伏願慎儉德屏玩好近侍諸臣或以織造
采辦逢迎者悉屏斥之以彰 聖斷疏入 上震怒
有 旨詹某悖逆狂妄着逮至午門前杖一百黜爲
民公官臺中八閱月耳而四上疏疏多指斥中貴人
以故中貴人齟齬之摘疏中一二字以聳激 上而
公之蒙譴重矣當公蒙譴時淮南西蜀江陵三相公
合疏論抃所慰存公允殷公旣旋里或謂公宜報謝
者公曰吾罪人也而通姓名於朝貴揆諸分義謂何
竟弗通一赤牘也公屏居多暇則築巢雲書舍構城
南水榭輪扉重具固籍滿前時招邀同社友分韻賦

詩相與馳域外之觀攬溪山之勝而已今上登極
詔復諸言官譴廢者如前給諫東明石公磁州李公
皆用原官賜環而公遷粵東叅議蓋是時江陵相與
大璫保表裏操官府事相得甚懽大璫保即曩齒斲
公者也江陵相憚拂其意又時時語人曰我知詹君
詹君乃忘我耳以逼輿議故不得屏公田間故特從
外轉云公聞命忻然曰吾起編民衣緋橫金沐
主恩高厚敢擇官而出乎遂束裝抵粵東任居閱月
丐疾歸自是徜徉林壑者十三年逮江陵卒大璫保
遂蒲州張相公棟政世道更新吾邑郭中丞奉特
旨召還於貶所方擬徵用公未及也姑蘇兩相公嗣
事太倉相公知公深郭中丞還留臺亦即疏薦公而
太宰海豐楊公大司寇關西李公副都臺南昌魏公
采輿論亟欲得公以襄時政於是公起家叅江右藩
旋轉副憲山東南京太僕少卿不二年晉左僉都御
史或謂公栢臺事自有主者公第優游養重足矣公
笑曰是協理爲具員而使我以尸素負國恩也諸
所振劄論建如申飭御史出巡事宜定擬章奏體式
爲吾邑蔡虛齋先生請謚侃侃縷縷不以僭長侵官
爲嫌時論益歛然歸焉中官鯨者陰撓朝政閣部力

攻之 上猶豫未決公抗疏言巨奸不除群疑未釋
懇乞亟賜處分鯨即得 旨斥逐矣公意氣磊落心
地澄瑩其持論一以正紀綱崇體統爲重於人情異
同一身進退絕無所顧慮然齟齬公者至矣遷佐司
寇甫數月遂引疾乞休或尼之公曰同朝事 主友
誼也合則留不合則去侶猿鶴而衣薜荔吾所素諳
已姑蘇相公使人謂公公東山夙望朝端藉重少須
吏大卿及矣而是時淮撫缺關西李公方晉典栢臺
事議暫借公淮上以俟召還公直荅云大臣進退以
道耳僕能避世不能避人連六疏乃得請公遂飄飄

出都矣公家居 檇 惟 二 三 同 志 諱 古 道 今 布 衣

高與留連溪山間如曩遇節辰或佳風日必修禊登

高倣古人故事興至必有賦咏皆超脫工鍊瀟然物

外之思歸而捷戶謝客泊如也行部使者郡國守相

旌旄相屬不獲一幸見類而顧時時伺公言論爲時

政用革民之困 誣者得公居恒慨歎之聲

焦蒿之色而問則誠 脉脉蒙覆露矣每朔望拜

謁祖祠誠詔子弟雍雍然咸軌于度廬兒戢戢無敢

叩首里中者廳事設二屏大書君子之道四及博學

審問二節常在左右而括爲聯句懸記於柱蓋真修

學問其此已以故公居鄉使人有所慕而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不義其真修所格也公自登第四十六年宦游中外者十年而已其餘皆林居之日兩室奉薦歲無虛刻其云宇宙偉人乾坤正氣縉紳罕而走卒知名則識者謂最中公之實云是歲春公詣清隱公故里裴裒祠下越仲夏乃言旋時不佞病幾死公視不佞者再而公亦病矣公始不豫輒語所知曰吾其與世訣乎亦時時對親賓譚笑不佞視公在者三其最後公已先期沐浴猶譚笑如常一日公病者四十餘日辟穀者七日神氣如常一日公病者寢其得正還真如此不佞長於公一歲追思之日今亦爲幾死散人矣伸紙握管不能成章竊謂公立朝大節居鄉雅操人人鄉慕之亦人人能言之何儀部君謂公俊偉光明豪傑之作用繩檢律操聖賢之家法真善言公者不佞烏能贅一詞矣是爲狀

封承德郎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楊吾許先生
墓誌銘

余東髮治經生業則聞邑中有楊吾許先生先生業
尚書最精傳訓故繹旨歸以教授于里里中徒衆特
盛諸高弟以其業顯者殆十餘人子國誠領庚午鄉
薦國瓚丁丑成進士官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蓋昔
西漢盛時經術寢著如濟南伏勝千乘歐陽生輩咸
治尚書學為時所宗子若孫仍衍其傳以有聞于世
以先生視之奚多讓焉當先生發憤下帷也蚤有聲
于黌校間每鉛槧則人人讓矣顧久躋場屋先生攻

苦茹辛目爲幾青然不以其故稍懈也課其子學諄諄訓勅務在崇禮遜服仁義爲本匪徒督咕嗶以獵世資者祠部君宦留都馳書迎養先生忻然奮曰大丈夫生而懸孤志四方也吾足跡所至跬步不越會城此與埒井鼃奚異吾將泛舟劍浦問躍龍古津歧富春山陟子陵釣臺勝槩浮鷗夷之濤訪闔廬之城向金陵縱覽焉先生既至留都輒病不起時上方崇徽號兩宮加恩臣庶先生以例獲封如子官矣玆諱執中字順可先世家晉江廿九都下倉里六世祖烈始徙居城西五傳至古淳公鳳娶某氏生丈夫子二先生其長也事父至孝每舌耕所入輒罄之以供旨甘古淳公好賓客有客至輒昵譚先生爲力致醴饌期于款洽懼失嘉賓歡傷父志也篤愛其弟用中凡授徒講肄必携與俱比既長爲治冠姻如禮衣食與共有無古淳公慮仲子惰故令折箸以難之先生泫然出涕曰夫繆彤以諸弟婦故至掩戶自撾即大人有命兒奚以自謝於人言耶請合爨如初古淳公乃笑而許焉先生性素甘貧力學辛酉壬戌歲連大侵弟某及父古淳公又相踵沒先生通勉喪事自課子頌讀外無復他營比二子以科第起足明意得

矣先生自奉愈益菲日誦蘇長公養福養德養財三語布衣糲飯若將終身昕夕闔戶自守郡邑有司罕獲識其面咸稱之曰古篤行君子也先生之名不待應詔命論石渠而始顯矣國誠等卜以萬曆八年二月初七日葬公于邑三十二都許田山之原先期以狀來請銘爲之銘曰鵬鏃其羽爰有二雛字之伏之啓彼壯圖二雛振振跂足九衢齊奮雲翮以慰桑榆鵬也長往而不少需有赫天章既竟潛夫樹德食報厥應匪誣

周宜人墓誌銘

周宜人者封奉政大夫西浦林翁之配南京戶部郎中登卿君之母也登卿君自留曹丐疾還里同年友黃生過而問焉曰君胡無疾也君捧心蹙頰謂黃生曰不肖喪吾母逮于今十有三年矣曩困諸生時貧弗克襄事自乙丑叨第以來執役中外格于例不敢有請又惟受國厚恩靡能效涓埃以圖稱塞未忍遽棄官歸也昕夕念之寢食靡寧以刺結于衷不肖之疾甚矣時黃生曳履攝屐披荆榛而陟崇巘輒與君相卜地每黃生曳履攝屐披荆榛而陟崇巘輒與君相

先後也已乃一日詣黃生瑩廬再拜稽首言曰先宜人北域既獲吉于奎支山之原距吾家青陽五里而近龜筮協從茲且卜日封窆矣憶先宜人歿時不肖雲程亦苦劇疾昏憤中不能奉吾母永訣稍間始知之蓋慟而絕絕而甦者數四也抵今追惟猶含酸茹嘆而先宜人志又有甚可悲者先宜人無他子然不以隻子故為煦煦小慈程幼齡即造就外傳受書每塾序歸輒摩其頂語之曰吾生平酸辛幸者爾一頭顱耳爾宜力學以光而門閥慰而母望程不孝不獲以其祿養又遭延及今而始克葬也程何所逃罪

哉願子銘之俾有以自解者嗟乎君之情可謂甚矣今夫菽水可以為懽歛手足形可以為葬其分域定也顧力願自致而時有所待則仁人孝子可以情裁之而以權通之君以今日之力厚誠信而襄大事即使蚤為之其豐嗇孰與今多矧獲被恩綸以光貴幽宮充足慰宜人於九原之下而君獨悼恨哽咽若不能為情者則信乎君之克孝而宜人亦有子也君又稱宜人事舅姑孝處妯娌睦相封君公纖密而勞勩其內行純備皆人所難宜乎食報之豐顧僅以五十之年溘然長逝使其子抱無窮之痛也豈所謂天

之未定者與昔賢有言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負米之恨黃生方與林君共之而何能爲君解乃其葬之先後緩急則君可無復論已宜人葬以萬曆甲戌二月念七日宜人慈祥慷慨家無腴積而不屑爲厚營姆氏沒諸兒女俱幼宜人鞠育之如已出爲其婚嫁皆名家今諸兒女亦追戀宜人如母云宜人之所積者宏身後之福方且未艾奚必于其身享之也銘曰近計樹穀遠計樹木計遠者其享盈計近者其利縮則宜人之食報于子與其子之所以安宜人者夫烏乎較其遲速

處士岐山黃公墓誌銘

嗚呼不肖翔忍銘吾兄耶兄卒萬曆丙申六月十三日距吾母仙逝垂五旬耳當奉母永訣時母念兄羸弱戒勿毀瘁時溽暑酷甚兄與不肖翔倚杖吐哺而酬弔賓日殆無寧晷也不肖乘間諷兄曰兄憶母囑言乎宜稍節勞自愛兄不答不肖復因所親以意諷兄乃答曰吾非不勝喪者柰何重自愛而闕劬勞報然卒以瘁病弗藥嗚呼痛哉兄病雖瀕殆而神弗亂卒之前一日方修母齋薦次日祇祀事皆兄揮畫也又輒於簣上頓首曰兒逝矣願少假須臾申一念乃

覲母地下祀事畢兄遂啓手足而瞑嗚呼痛哉兄諱鳳翊字于岡別號岐山與先長兄棲山公鳳梧皆勅贈安人世母出兄生週歲而世母歿吾母王太安人嗣撫之日遣媪丐乳于里婦夜則啖以菜餌遍病遍起重乃生全然自幼恒苦羸疾稍長就傅善唵頌日所記常數百言獨至操牘握管則憤憤母憐其多病每寄聲塾師願從寬貸先中允府君亦弗浚責也比不肖以警慧稍稍穎出先府君乃一意課不肖而輟兄學兄性素恂悞既以父命廢頌讀亦不能馳騫爭時作治生計未幾而不肖舉于鄉矣則益從里中少年醇杯酒社酒不至酣不肖爲鬪奕擲盧意錢諸戲取娛適而已間料量餘貲屬僮僕積者稍權子母自給然其於出入盈縮靡所勾稽即狡而耗焉置弗問自不肖從宦歲歲割俸爲兄壽兄絕不以營產業或供婚嫁或佐賓客肴醴惟時所緩急故生平不苦匱乏亦不能致富歲居恒語人曰人生猶寄耳食不給乃問田居不給乃問宅何至貪積聚仰機利重自苦爲嘗一視不肖于留都出遊牛首山登雨花臺忻忻自喜曰吾庶免闕觀之誚乎別抵里則益從鄉長老醵杯酒社鄉長老愛兄和易無不人人願交惟

者兄時舉舊京山川途中景物以資譚笑至譚及官
府事則噤然默也不肖里居得謝干謁約飭子姓虛
兒不至爲閭黨羞兄實有助焉女弟適李生者蚤寡
有心疾母嘗就京邸養則屬兄迎致于家兄語嫂楊
曰是吾圖報之秋也爾必勉之嫂奉兄戒朝夕撫摩
省視惟謹母聞之踴躍懽甚蓋兄之孝友類如此郡
大夫采鄉評延兄蜡賓兄處類言曰吾安能以逍遙
之身俛仰貴人前卒不赴里隣尤以此高之兄生嘉
靖乙未七月初四日距其卒之年享壽六十有二娶
張志顥女蚤卒繼娶楊智女先兄卒子男一源中娶
湖廣右布政使史公朝宜子太學生繼倫女女五適
庠生潘濂適廣東僉憲王公宗會子庠生應泉適貴
州少叅李公繼芳孫授適高州別駕林公宗和孫兆
梅一未許源中卜以萬曆丁酉十二月初四日奉兄
柩葬于邑三十九都蓮花坑山之原背丁面癸即先
曾祖太學公所葬地也兄以萬曆甲申冬改葬世母
及長兄棲山公嫂張氏于茲山迨萬曆壬辰冬嫂楊
氏附焉今源中奉以合穴禮也銘曰甘貧不必如李
次貨殖不必如端木賜取足焉無餘覲游閒公子名
不必如宛孔氏用織儉起家不必如周師史取適焉

不為侈幼也以繼母生老也從繼母逝方諸古人庶
成哉宋思禮楊伯威之儷

勅封安人薛氏墓誌銘

安人薛氏晉江節孝里人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
直齋公時通之孫女例授冠帶儒官友塘公天榮之
冢女余黃生鳳翔配也生嘉靖辛丑十二月廿八日
卒萬曆甲申六月十七日得歲四十有四子男七淳
中正中質中俱郡庠生宏中翰中潤中顥中女三安
人歿余不再娶納側室李氏男翰中潤中顥中暨第
三女生焉皆安人子女矣孫男七楨胤茂胤正中出
樞胤啓胤箴胤矩胤標胤質中出孫女三先中允府
君與外舅友塘公比隣而處出入相友最懽也余自

童州頗謬負時名友塘公請以其女女焉先府君固
辭曰君有貴介弟齊大非偶友塘公請之力且嘲先
府君曰吾女恨不男子耳何遽讓賢即而足下故自
引重也兩人相顧大咲先府君遂以余壻于薛矣安
人來歸三年余舉于鄉又七年而余成進士余一官
偃蹇十五載為卽惡衣糲飯安人殊與余甘之歲癸
未余領南詞林安人從而南阻風真州余逼簡書期
登陸趣往屬風便揚帆中流颶發旁舟蕩漾盡沒安
人與兒質中叩天而禱卒無恙既抵宦邸則頻顧謂
余曰今乃知畏途矣倘徼天幸獲抵里後不能復追
隨矣余聞其言駭之越歲余典留雍而安人卒初安
人病喘余謀為召醫安人固不肯曰醫非察脉望色
罔效也姑已之忽一日痰壅遂弗甦安人穎敏識大
義初歸余時盡斥其貲裝嫁余妹且自詫於吾母曰
將來固自不乏此耳吾母督余學嚴甚余時歸自外
館安人察吾母意弗憚輒陰遣婢媪告余不迎余語
也余亦以它事趨出以故吾母甚竒愛安人友塘公
亦倚安人若丈夫子即方伯南塘公為其兄立嗣友
塘公晚得子而從家折產咸咨安人乃定秩然諧物
理人情也已已歲余卧病謁告歸安人為余祝天戒

餐請以身代吾母意弗忍每午膳輒停匕筋以待安人第殷勤視膳耳凡七閱月迄余病瘳乃復午餐如常性素儼勅凡閨閫厝注皆目畫意授不嚴而肅余室居無妾媵之侍或見謂操余急然實余益友藉令安人至今在詎寧以美疾易藥石乎自余宦游安人恒於邸中課婢媪織泉弗輟余為稱引公儀子事安人笑曰君何迂耶士頌女織各自為業君迄今不廢頌讀何以也且吾姑老矣手製一帛獻之孰與市中物耶兒輩迎喪歸携其手澤盈篋吾母為泫然出涕不忍視也安人歿今十餘年而靈爽弗散時時見夢於余言禍福輒驗友塘公將卒之前一月夢中告吾父且永歸矣頌善視其送終事戊子冬告余曰書曰夕至君其趣裝不數日而聞 召命蓋其大如此余寢舍與安人慢楹東西對峙子夜恒聞扣門聲余偶起巡簷步而聲益急余惶駭以告吾母吾母乃焚香持琬祝曰子宜即寤窈久矣若夫子性猶豫屢卜屢改子所為弗寧居乎擲琬卜之果然嗟嗟此余過也時余已卜地于邑二十七都田亭山之原距郡城將十里而近且東郊夷達也形家言悉置勿譚令後世子孫歲時視阡壠良便遂決計營二壙負八

抱丁以次年萬曆乙未二月念九日申時兒淳中革
奉安人柩葬烏虛其左泉郡俗凡婦人卒則私為謚
實僭也方安人歿時余沿俗私謚曰恭懿今于其葬
也削之銘曰子之幽宅為余樂丘萬形同盡孰短孰
修子雖不壽多福自求余今老矣社樗與儔寓茲
旅以樹松楸匪子之故營余菟裘時適去耶飄然不
留

而居官其土者率用雜夷之政治之左廣又號腴數
吏漁獵厚自封所由來日舊公攬轡往輒振飭風稜
郡邑吏應聲凜雪諸所興革咸足貽方來畫一利柘
林叛卒流剽省郡城門書鑰公命洞闢諸門榜諭以
禍福遂戢戈稽首遠遁稚老竄投傳聞者數萬計卒
無恙識者預覘公戡定雄畧矣乙丑以積望擢太僕
少卿丙寅移鴻臚卿于南京時蓋有陰中公者隆慶
丁卯出為四川按察司副使戊辰為廣西布政司叅
政公所至怡然曰內外皆王臣也奚擇焉然公評久
乃益定矣己巳遷浙江按察使庚午遂超拜南京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即歲改應天巡撫時新
鄭柄國方修華亭宿憾意公外調時華亭尸之且藉
手爲釋憾地公漠然不以措意也而先是撫三吳者
負耿介頗峻厲鷙擊猾少年競起告訐肆脅持爲姦
利士民病焉公曰琴瑟不調鼓而更張茲其會已乃
檄下所司第不得翫法有所縱舍諸告密株連者置
勿問謬持人短長快睚眦者必罪無赦自是告訐之
風頓爲衰止吳中人懽若更生顧獨念閭閻彫罷冠
蓋樓船相屬則勅郡邑吏無或飾厨傳媚過賓頗如
前撫臣要束公復躬節縮爲之倡吏斤斤罔敢踰越

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我渡陳公墓誌銘
萬曆癸巳四月二十二日大司寇同安我渡陳公卒
于郡城之里第距其生正德己卯十二月初十日享
壽七十有五公子金鑑卜葬公于晉江一都磁窰山
之原即公所營樂丘也先期纂公宦蹟行履及持少
司寇廵亭詹先生所爲狀謁余請銘余從公宦兩都
又周旋梓里最習不敢以不文解公諱道基字以中
世家同安莊江坂尾曾祖安祖材父北溪公光節代
有隱德公貴而贈祖父父皆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
北溪公猶逮公養封雲南道監察御史公生有貴徵

少警穎異凡兒侍郎公心器之携詣郡城就學因卜居于郡之黃甲里遂爲晉江人爲郡諸生有雋聲嘉靖己酉舉鄉薦庚戌成進士授浙江嘉善知縣嘉善劇且饒公雅崇廉約謝一切餽遺請寄兩造至者立剖其直枉諄諄慰諭遣之吏民畏且懷焉邑故無雉堞屬島夷寇擾旁郡民荷擔立公爲設隘堡嚴偵伺捐俸儲廩昕夕營拒守計四封卒賴以完比公去遂罹寇燹民用益追思公云公之去嘉善也實奉爾書徵聞母林淑人訃奔歸服除詣闕下選雲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右廣報命復出按左廣二廣編戶錯繚夷

者竟坐是失貴近意而言官復揣柄臣微指遂誣摘公短公解組行矣公歸未幾遭侍郎公喪讀禮捷戶營樂丘于先隴之側若將老焉丁丑廷議用宿望起公開府薊鎮屬酋欵塞邊候息烽至則閱部伍除戎器凜若與對壘者幕府市租悉覈爲饗士費總戎某者倚輿援善乾沒亦斂手就羈帶也江陵以歸葬故往返良涿間督臣躬迓道左視供張公獨謂督臣曰不佞請代公視邊析其挺持不搖如此戊寅遷南京大理寺卿辛巳進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尋以工部左侍郎召入督永昭二陵工既竣事詔

加二品服俸癸未遷南京刑部尚書南曹故閒局惟
畿內刑獄頗稱繁夥公先長棘寺時已積著明允稱
典留刑幾三載尤精意爰書慎讞決兢兢三尺雖有
勢如山弗奪有孝廉以扞罔黜者百方營解甚力權
貴人強爲湔雪公力持之弗爲動忌者乘是中公于
是言官復摘公短然不能有所厚詆也公慨然曰歸
休固吾願矣再疏乞骸骨竟得請公脩幹豐賴電目
聳觀性亢挺自負一中讒弋再被謗書不以其故少
貶嘗曰我道固是耳家居戲門寡接人弗敢以私干
而獨篤故舊崇長厚既爲列卿見鄉先達遂巡隅坐
如故其接鄉後進則輒請毋固讓鈞禮乃罷所汲引
薦達爲多里中無少長甚鄉重之晚歲獨寢一室左
圖右史布衾縑帷蓋其性所安匪矯云公配蔣氏封
淑人子男二金鉉郡廩生以蔭入太學金鑑郡庠生
女一適太常寺少卿池公浴德子郡庠生顯京公之
歿也閩撫按官爲請卹典于朝 聖天子念公耆碩
予祭二壇遣中書舍人來董葬事葬以甲午年某月
某日壙負乾揖巽銘曰矯矯司寇莊江脈神徙居于
晉徽譽振振自他有耀曩應在陳公叶厥繇爲時
人馴雉乘駟廊廟所珍培風斯奮既抑復伸南北節

旄策足要津直道終售猷望嶙峋職司喉舌復近星
辰懸與歸來蟬脫坳塵屯膏未究旦評方新傳說乘
箕棄危還直鬱哉佳城先公與隣綿綿慶澤赫赫明
綸勒此銘章以永弗泯

大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叅政仰恂楊公暨

配贈恭人黃氏墓誌銘

仰恂楊公諱佩訓字維式舉隆慶庚午省試第二明
年成進士累官黔大參而以蜀臬憲中讒弋當左調
歸日徜徉林壑陶然也嘗私語所親曰漢邴曼容宦
不肯過六百石吾叨竊逾涯第以此畢吾生焉足矣
居數閱月偶過其弟茂才佩範方引酌深譚忽中疾
昇歸舍弗藥而卒公至性淳篤愛弟如子愛異母弟
如母出從宦餘貲持以昇仲季無失業與人交迢迢
退讓表裏洞徹每命觴對奕笑言啞啞無城府町畦

人亦不得而溷也卒之日宗黨里閭咸以喪此德人為恨焉公釋褐為戶部主事居二載奉贈公諱南奔免喪復入戶部出典許墅關稅公搜蠹剔蠹諸胥吏近習靡弗灑指奉法者追溯往額校數歲之中以為程始至量征之稍充則量蠲之額將盈則又蠲之戒停滯省餽餉要以下不病商上不乏供而止仍掇其事宜梓為例嗣事者有規隨清靜之慶焉竣事還

朝大司農深器公復請遣公督徐州庾兼董推舟公所為堽弊實時稽驗一如曩日理吳關狀舟無苛索振無羨耗諸榜人漕卒歡聲載道即署間稱廉能吏

必首舉公屈一指矣積資閤以即中遷四川參藩駐涪州藩司曠無旁午第與上下吏報答相可否公不喜陰陽人意持讞如山即大吏無所屈會有大木之役直指却劾州縣科派者七人合州守劉某與焉劉居官廉公寬之銳身為白却志甚而合州民詣闕

號劉守寬甚急劉事解得不免官却疑公主之愈大恚遂論調公改參粵西藩公咲曰畏途瘴鄉奚擇焉此身乃猶故吾耳至粵西則讞決爰書表率屬吏皆凜凜如故徃徃煽亂督府調蒼梧兵討之凡發縱借筋必仗公而決事平督府論薦公即擢副粵臬備兵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二
桂林乃忌者復中公蜚語當得調時公意已勸游矣
盤旋里居者凡二載所親或勸之駕曰子年甫彊仕
耳而偃蹇清時得非不足君所乎公乃復捧部檄入
蜀董叙馬瀘兵事駐節馬湖馬湖故牂牁地也漢夷
錯處憲使者新自長寧徙鎮焉其署宇錢穀閭伍營
營若新造之家公游及應之繕儲蓄釐軍實飭將吏
毋獲生事土酋望風帖息郡遭回祿延燒千餘家公
從便宜發粟賑之所全活以萬數烏撒土酋死二子
爭襲紛紛如亂繩公奉兩臺檄細訶其倫次情形出
片語定之酋頓賴謝曰得揚公一言賢於十部從事

矣行縣之暇召人士爲會面加品藻不啻若子弟凡
經公甄識掇巍科者若干人播揚酋始發難時有議
主撫者公爭之曰虺不摧而蛇若何亟上三策請勦
之秉鉞者屬公西路監軍會北路兵失利諸將卒皆
披靡散公下令堅壁獨與參軍曹希彬殿後師以還
即同官咸服公勇略矣公居馬湖最久遷黔中大參
而直指論撫者失策并波及公復從左調公默默不
自明也人謂天之迓公故里也蓋有陰祐焉忌者之
力且不能及此公始祖曰不語居士元時始居晉江
三傳至知善知善生祐保祐保生璇璇生和和生寬

稱雲臞先生生六子季曰恂齋公鸞嘉靖丁酉鄉進
士官輝邑令是為公父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公母
陳太恭人郡華族也公配黃恭人教諭西村公女大
司寇恭肅公姪女也恭人生而婉婉及有家事舅姑
孝謹甚其從公宦邸諸所嚴扃鑄飭僮僕能一一愜
公意衣麤食糲與婢媪同作苦曰吾以佐君子廉耳
晚念公獨子為置妾媵以需當夕穆木逮慈而益斯
未廣蓋終其身有遺憾焉公子師尹卜葬公及恭人
于某山之原先期來請銘曰先公於先生筆研交也
且誼在媼戚乃敢以不朽累嗟乎公達人也余豈敢
諛公憶公始自蜀歸時余亦謝南雍抵舍嘗投壺對
酌左握矢右持觥向余咲曰李謫仙蜀道難有歌兄
能為我誦之乎余誦其半弗能竟也公曰足矣為引
滿舉白者三乃不意再入蜀而再躡又不意歸自蜀
而長逝也聊擬一二以銘公墓曰噫噫蜀道難兮難
於上青天匪蜀道則難兮人情乃險於山川錦城豈
云樂兮不如返故屋人也何尤兮彼蒼胡弗假以年
天不可問兮惟令德其永延偕如賓而藏夜壑兮孰
與天梯石棧相鈎連

興化府學教授錦山林先生暨配妣氏墓誌銘
司理林君學曾將葬其二尊人率弟姪謁不孝請銘
墓焉不孝方廢蓼莪伏草土謝病未能也司理君懇
請曰同病相憐先生得無意乎不孝憶弱冠時受經
于與泉蔣先生司理之尊人學博公於蔣先生同社
友也每過從匡坐而譚無見齒之笑其步趨動止折
矩循繩凜若擇地而蹈同業生望見公來輒私相語
曰有道先生至矣不孝慕公有日矧司理君之請又
甚殷也爰不辭而志之曰公諱敦忠字恕甫世居郡
城西里曾祖觀祖英並有隱德父坦齋公文明爲博

士弟子有雋稱公生稟至性母陳碩人蚤歿權厝叢
間時公尚孩也髫鬣甫知之則輒匍匐號慟哀動原
野聞者爲之墮淚坦齋公挾竒弗售常都講里中公
出就弟子列入治饗殮咸克當父意比喪父年已及
艾矣猶夙宵作孺子泣每步庭除不敢有綦履聲出
必告反必面醴饌必獻一如事生禮也家故貧窶少
乏貲公身與傭作伍晝操畚鍤夜宿榛莽形神爲之
毀瘁而是時公方以學行顯郡縉紳多賢公者稍助
藥裡費迄竣封樹然貧迺益甚日茹藿爲飽懸鷄爲
溫矣郡司理袁公聞公名延爲子師邑有二豪構者

其一挾重賄浼公居間公弗許然司理意直之頗爲
公譚其事適其人復有所祈公以情告事既解持賄
爲謝公笑曰吾乃竊官司仁明爲駟駿耶峻拒之如
初有舊塾徒投筆用武功顯然弗愜於士論一日以
厚餽進意借師爲重公堅謝卻之其人懷快悒去乃
卒用賄敗公雖貧其志操皦然不淄如此公前後最
爲督學所知獎晚乃應歲薦上春官選部關西胡大
夫復延爲子師公閉關招提與胡氏兩生講業其遠
嫌疑杜干請一如在司理署中也謁銓得司訓南陵
已遷諭海澄已又遷授莆陽所至皆嚴模楷卻贊饒

諸生窘乏者恒就公假貸公應之無愆色蓋後先著錄編牒幾二千人無不人人頌公者居蒲陽閱二載忽慨然嘆曰吾位非二疏而老似之矣庸可冒頽齡縻祿耶遂投牒乞致仕歸歸之明年而司理君舉鄉薦又三年成進士所居負郭窮巷僅蔽風雨公恬然甚適於郡邑大夫絕無所造謁即致為鄉賓不赴也公生平論學一以躬行為主督學奉新蔡公廉公賢特優獎賚試事竣集諸生講學于清源山中諸生群有論難公徐拱而前曰今之學者基無尋尺而臨深為高自謂聖賢作用不知中行難得若狂若狷須以

一箇入頭狂者天資灑落地位儘高若痛自刮磨却枝葉從根本着力將來亦覺有灑落處此狷之可幾於狂也所謂踏却實地人也蔡公為首可者久之公之論學如此故其居家居官皆自孝友操修中確有實詣焉頃歲海澄人士請祀公名宦公儼然存也歿而泉士請祀公于鄉莆士復以名宦請嗟乎此三代之人心哉公配柯孺人性木訥悃悞居恒與公相莊公素篤孝而孺人斥資妝為孝養具公專精問學不問家人產而孺人勤織桑屨藻蘋俾無內顧公課諸子業而孺人夜執女紅以督篝燈皆出公意授者

惟是公有孽叔以斫弛折筋爲坦齋公所不喜粹物
故公方肄業山齋孺人以已意亟出簪珥治送終事
公常津津語其諸子曰使吾無憾於季父逝者而母
以也嗚呼賢矣司理君卜以萬曆丙申十二月二十
日葬公及孺人于邑一都仙嶺山之原而司理君之
配陳孺人以甲午歲卒今亦祔於姑之側焉余觀司
理君遂遂篤行君子也以祿弗逮母封未逮父爲恨
每譚及輒淚浪浪下然而公之所爲世重者在彼不
在此銘曰德行恂恂召伯春居今行古任定祖史氏
傳之標儒林寥寥千載公爲伍歿祭於社鄉先生存
而尸祝庚桑楚新阡何必侈南陽居乎容膝藏杯土
如賓之儼雙璧合有子繼志孫繩武詩書栝棬澤猶
新永貽苗裔天之祐